

玩麒麟

□ 孙朝喜

打撈起童年的年味，最好玩的还是数那走村窜户的玩麒麟。

大年初一的上午，庄上来了一伙玩麒麟的，那花花绿绿的麒麟龙头狮尾鹿蹄子，口中还有一个用弹簧装的红舌头。玩者故意摇头摆尾，很是威风，是我从没见过的动物，大概是人们想象出来的驱邪避灾的神兽吧。

玩麒麟一共五个人，一人击鼓，一人敲锣，一人打镗，一人架着麒麟，另一人挑着担子收馒头。玩麒麟最有趣的是唱麒麟调子，一般四句为一段，最后一句为和声重复。内容都是些新年吉祥话，如今叫正能量。唱时，由提大锣的人带头领唱，其他人第四句唱和。特别带劲的是他们见什么唱什么，现编现唱。那词，字正腔圆，平仄压韵，唱出喜庆，唱出吉祥，唱得让主家多给彩头。

我们一群孩子像尾巴一样追随着。玩麒麟的来到一户人家的大门口。“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一阵锣鼓后，为首的唱道：“锣鼓一打响当当，麒麟来到贵门上，麒麟不站无宝地，站在谁家谁吉祥，哎！站在谁家谁吉祥！”主家一听，怠慢不得，不但给钱还给馒头。

下一家张老爹听到声音，含着烟袋迎出门来。一阵锣鼓后，为首的唱道：“锣鼓一打格尖尖，这家大爷好吃烟，一口仙气吸下肚，两条青龙飞上天，哎！两条青龙飞上天！”张老爹怕玩麒麟的锣一出鼓一出的再唱出别的来，早早把手心温热了的毛票子递过来。

那叔家的五色挂浪引起玩麒麟的注意，那词编得才叫带劲：“锣鼓一打格排排，五色挂浪飘起来，朝里飘飘生贵子，朝外飘飘发大财，哎！朝外飘飘发大财！”那叔喜得直叫好，给了半筐的馒头还让再唱一个。

徐四爷的儿子前年当了解放军，乡人武部刚刚送来立功光荣匾，这玩麒麟的也能即兴编一套：“锣鼓一打闹哄哄，光荣匾额挂家中，人民功臣人民爱，人人见了人人颂！”我们一群孩子也跟着和：“哎！人人见了人人颂！”

我们一群小孩跟着跑着，跑着唱着，头上直冒热气。我从前庄跑到后庄，竟然找不到回家的路，还是一个亲戚把我送回家的。

如今，文化生活丰富，人们也不再为半斗米折腰了，自然那玩麒麟的也消失了。这，让我多少有些怀念。

儿时盼着过春节

□ 林钊勳

老舍先生的《赵子曰》，说到老北京春节庙会趣事，不由得想起我的老家，想起老家的春节。我在老家生活了十八年。儿时、少年的记忆总比长大后要鲜活，在外二十多年我依然眷恋着家乡儿时的春节。

在我小时候，老家的过年还是很郑重的，延续着上一辈的传统。进入腊月也已到放寒假的时候，既盼放假也盼过年，家里人也间歇地做各种准备。真正开始动手是在腊月二十四，要郑重地“扫尘”。记忆中母亲头上戴着防灰大帽子，用一根长长竹竿上捆绑着扫帚，扫去房梁上那些积攒了一年的灰尘，动作再轻空气也瞬间群魔乱舞，摔下来都是一根根灰黑色的絮条。房梁逐渐显示它原来的本色。然后擦玻璃、换洗被套、老式棉帐、擦老坛子，把用草绳系着的一摞新碗取出来。小孩子们在帮忙中越帮越忙，打碎碗也是有的。但是这种全家动员的大扫除气氛是轻松愉快的，打碎碗也并不很要紧。

扫尘结束，窗明几净，直到除夕前的这段时间，置办新衣服、过年食等其它各种准备也集中起来。对大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准备各种肉食。一般以猪鱼鸡鸭为主。猪肉是定向订购的，哪家要杀年猪邻居们都早早知道，在猪们还健壮的时候已经被瓜分。大家一般提前订好数量和部位，并且当天过去帮忙。潮汕最注重的就是吃，潮汕人过年过节会准备各种“棵”，以前大概过年前一个月就要把米、番薯磨成米粉、番薯粉晒干备用，到过年前三天就会用米、菜、芋头、花生、豆沙、芝麻、糯米、糯米花等根据各家的爱好，制成各种咸的、甜的馅料。经过我母亲粗糙而灵巧的手捏出的“棵”色彩斑斓，新奇而美妙。潮汕过年的美食数不胜数，每当想起母亲亲手做的炸粿肉、鼠壳粿，马上就垂涎欲滴。

午后，每家每户都要祭天和、拜祖宗，是为了缅怀逝去的先人，弘扬了中华民族孝顺的传统美德。年夜饭必须全家人一起吃，吃年夜饭，家里便热闹起来了。吃好后饭，我最期待的是压岁钱，拿到压岁钱就赶紧出去找小伙伴玩耍。这才是最快乐的时间，和小伙伴们一起吃各种零食，边玩边吃。至于放鞭炮，总需等到天黑得透透了而且有人已经陆续炮响时，才能急不可耐地开始，放完整的、放零的，看完自家的看别人家的。放炮声最密集的时候总是子夜零点前后，空气里飘荡着火药的味道。

大年初一，凌晨五六点就被母亲催促着起床。她一大早起来，准备好饭菜等物品去祭祖。之后，七点左右就有人来拜年。主家要提前包好红包的，丰俭由人。

大年初一拜长辈，初二一般去外婆家，然后其它家亲戚。收回来的红包是捂了不少久的，母亲就说帮我先存着交学费，其实更多的是回礼了。春节是在寒假里，可以尽情玩耍，追着人看一年来一次的舞狮文化。过了初八，临近元宵，快上学了，补寒假作业的心情开始了。然后，春节就这样过去了。

岁月流逝，不知不觉间让我对儿时的年味产生了深深的眷恋，感恩父母给予我那么多过年的温暖和记忆，感恩乡邻给予我那么多儿时春节的快乐。

“小乔”风采录

□ 张学德

朋友，这“小乔”风采入目，你可能心头为之一动，脑海立马跃出苏东坡“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那雄阔豪迈、恢弘大气的词句。想象被美人小乔衬托的东吴名将周瑜在赤壁大破百万曹军，是何等的风流倜傥，意气风长啊！

亲爱的朋友，我在为多情的你点赞之时，不得不

告诉您：此“小乔”非彼“小乔”，这是我对家乡灌云县杨集镇小乔圩村的简称。当然，您也不必因此而失望，其实她的风采与千古英雄周郎夫人小乔相比毫不逊色。让我带你穿越时空，按历史沿革的脉络故国神游，相信您定会被她的风采折服。

向南走过横架在五图河上的杨集大桥左转往东，这便是与五图河东西相向并行的村中心路。水泥路面宽阔平坦，两旁行道树绿荫掩映，田野庄稼葱茏；沿途向阳而居、造型美观、形式各异、宽敞明亮的小楼映入眼帘。这美丽的自然生态环境与舒适幸福融为一体的人文环境，你很难想象她苦难的过往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我的家乡小乔圩村，她的先前雏形是由13户佃农在茅草丛生、芦苇遍野的荒地上，就地取材，垒成13间两檐拖地、用来安顿一家老小的丁头茅草屋——人称“十三丁”演变而来。她从苦难到辉煌，贫穷到富裕的历程，由解放前租地主土地为生到解放后的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直到今天跨入小康社会，都见证着家乡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身心投入脱贫致富、建设美好家园、振兴乡村的壮烈图景。

纵观家乡的发展历程，自始至终离不开心系人民群众、牢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村党支部一班人的组织领导和实干，离不开上级的指导与帮助。

上世纪六十年代，淮阴军分区司令员杜耀青带来我村蹲点指导工作。他始终保持老红军的优良作风，穿着草鞋到田头，与干群谈农业，了解生产情况。杜司令员对我村农业生产给予很大支持，紧缺的化肥等农用物资优先供应，帮助办起第一家粮食加工厂，购买第一台农用拖拉机。这极大地鼓舞了全村干群的生产积极性，全村粮食产量、农田水利建设、群众生活水平等在全乡乃至全县居于前列。

后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壮大，各种村办企业——窑厂、翻砂厂、木工厂等如雨后天春笋般诞生，村集体经济逐步成长壮大。

到了2014年后，在省驻村扶贫工作队的指导帮助下，家乡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一跃成为江苏省美丽特色田园乡村。时任连云港市委书记的杨省世多次来我村检查指导强村富民工作，对小乔圩村给予充分肯定。

有着二十多年村书记工作经历的于从龙书记，勇挑大梁，当好排头兵，带领村党支部一班人把使命牢记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千方百计招商引资谋发展，倾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先后建起农业生态园与和璟工业园，实现全村道路硬化，亮起路灯，群众真切感受到幸福指数的极大提高，人居环境的极大改善。于从龙书记也因工作业绩突出而跻身江苏省百名村书记行列。

来到去年创建的占地三十亩的村干大棚试验田，你会被长势喜人的占瓜吸引，个个油光水嫩。村宋副书记和袁主任、唐主任都在闷热潮湿的大棚忙碌。他们说我来不是时候，若五月份西瓜上市来，就能尝到口感极好、销路很旺的新品西瓜。是的，这是村党支部为壮大村集体经济自己试种的，仅西瓜一项就能带农增收20万元。明年将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引领群众科学致富。

转身来到村行政中心，初来乍到的人会怀疑走错了地方。这里办公、活动等布局设施与城里没有区别，一切便民设施应有尽有。大厅宽敞明亮，所有办事项目、负责人清清楚楚，门前还有人性化配有盲道。有专门供村民阅读的农家书屋，藏书丰富，报刊数十种，为普及全民阅读、提高村民文化素质提供了必备条件。

二楼配有电子屏幕及标准桌椅等现代设施，可容纳百人的会议厅，另有上级驻村法制办公室等。在荣誉室，你会被挂满墙面的数十块省市县镇颁发的红色荣誉奖牌匾额吸引，它记载着小乔圩村干群不同时期取得的辉煌业绩和奋斗史。标志着上级党委政府对我村的肯定与褒奖，也自然成为激励全村干群在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上的无声召唤。

村卫生室与村部比肩而立，软硬件设施都按高标准配置，为农村卫生事业发展与村民防病治病提供了便利与保障。

站在楼台向南眺望宽阔的村部广场，那里有供村民娱乐的农村大舞台，供村民健身的各种体育器材，有塑胶篮球场，时见村民打球健身的身影，人民至上的理念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

矗立广场南端的旗杆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风中飘扬。那“哗啦”作响声，分明是在党的二十大精神鼓舞下，小乔圩村广大干群行进在乡村振兴道路上发出铿锵有力的脚步声。

朋友，随我一番神游，家乡“小乔”的风采您领略了么？

雪天虾酱香

□ 李坤

北风呼啸、漫天飞雪的日子最适宜“煨虾酱”，每每忆起海风味满满的虾酱豆子，心头总是一漾一漾的。

虾酱是我们苏北沿海地区的特产，据传虾酱始酿于元末明初时期，是以近海阴阳水交汇处生长的新鲜糠虾或麻虾为原料，加入盐发酵而成。虾酱颜色紫红，呈黏稠状，气味鲜香，无腥味，酱质细腻，咸度适中。

在我的老家，炒虾酱叫“煨虾酱”。“煨虾酱”最好的时间在冬季，尤其是大雪封门的日子，全身冷得发颤，新鲜的虾酱入口，浑身立刻升温起一股暖意。

母亲煨的虾酱与饭店厨师不同，自成一派，独具特色。她擅长“煨虾酱”，我们家也特喜欢吃虾酱，春天的蒜苗，夏天的青椒、青豆子，秋天的花生，冬天的黄豆，每个季节母亲都能煨出口味不一样的虾酱。

我们最爱吃的是母亲冬天用黄豆煨的虾酱。冬天室外滴水成冰，农事清闲，母亲也有时间认真地给我们做，清楚地记得每一次母亲给我们“煨虾酱”的情景。

母亲端来半斤黄豆，在灶屋的煤油灯下仔细地捡去豆梗、土块、霉变的豆粒，几粒压扁的黄豆母亲小心翼翼地捏出来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了又看，抓起衣襟擦了又擦。“喇”地一声，挑拣好的黄豆倒入盆中，和着“哗啦哗啦”淘洗黄豆的水声，母亲的背影印在灶屋的黄土山墙上，阑珊灯火里的这一幕是我们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图画。

母亲把淘洗好的黄豆放入毛巾里擦去水分，然后倒入烧热的草锅，一只手在锅里娴熟地翻动着豆粒，另一只手还要在下面续柴草保持草锅均匀受热。随着草锅内传出“噼里啪啦”的脆响，黄豆炒熟了，豆香飘满了灶屋的转角巷。

开始“煨虾酱”了，这时母亲就像指挥一场大战的

将军，纵横捭阖运筹帷幄。母亲先把锅烧热，多倒入一些油，油热后加入姜丝、葱丝、蒜片和虾酱翻炒几下，此时母亲把火改为小火慢熬，直到把虾酱里面的水分熬干，虾酱变为金黄。这时加入熟黄豆和红椒圈，炒熟的豆粒香气沁鼻，倾入锅中与金黄的虾酱一触即发，蹦跳得老高，稍不注意就会溅得前襟一大片细密的油点。在油和虾酱的催动下，豆香也达到了极致，鲜、辣和着豆香、酱香直窜入鼻翼，牵动着你的味蕾。

铲停火源，红、黄、黑相伴其间的一盘“煨虾酱”端上桌来，红的大椒、黄的豆粒、黑的虾酱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口中顿觉唾液蠕动津液四窜。我们慌不择路般地急急箸箸夹了一大块入口，鲜沁心扉，辣入心底，久违的味道刹那间润泽了心田。

我们把煎饼展开，端着盘子把煨好的虾酱在饼上摊成一溜粗长条，手工小麦糊煎饼裹着煨好的虾酱味道纯正，“啦啦啦啦”地能吃上好几块。吃完虾酱一定要多喝水，不然夜里会被渴醒的，记得有一年我喝的水少了，半夜起来找不到热水，跑到院子里嚼了几大团雪咽了下去才解了燃眉之急。

曾经，在雪天我也循着母亲“煨虾酱”的步骤熬了几回虾酱，要么火太糊了，要么火太小夹生，总是达不到母亲“煨虾酱”的味道。

最美雪天“煨虾酱”，人间至味解乡愁。每年冬天回到老家，总会让母亲再煨一次虾酱豆子，美美地吃上一顿。

上河工

□ 王苏海

上河工，就是挖河，或者叫兴修水利。在上世纪50到80年代是关系到农村千家万户的一件大事，也是农民应尽的一项社会义务。当时上河工是农村最苦最累的农活，生活条件和劳动强度形成很大反差，其艰苦程度是令人无法想象的，里面的辛酸苦辣一言难尽。上河工、两上交、计划生育，当时曾经被称之为农村工作的“三大难”，上河工则排在第一位。

每到冬春农闲季节，各公社就会发动群众大搞水利建设。根据工程需求，或开挖新河、或疏浚河道、或修建桥闸涵洞。由于当时没有挖河机械，那时候的大河工地基本都是靠人工一锹一锨挖出来，一车一车推出来的。每到挖河的时候，工地上黑压压一片，密密麻麻，几乎是车靠车，人挨人，尽管进度缓慢，但工程质量却很高，直至现在我县境内的古泊善后河、界圩河等许多河道还是那个年代的人工杰作。

上河工的人被称为“出夫”，出工的人又被称为“泥夫”或者民工等等。当时，每个生产队都有明确规定，一般县级以上水利工程，民工年龄在20~45周岁，县级以下集体水利工程，可放宽到20~50周岁。上河工一般冬季从霜降开始，一直到农历腊月才能结束，因此，河工上一直流传着“急急匆匆，回家过冬”“急急躁躁，回家祭灶”的顺口溜。在计划经济时期，大型水利工程是国家、省规划的，称为大河工，小型水利工程是县、公社规划的，称为小河工。

我出生在50年代，到20岁那年，正好高中毕业。毕业回乡那年秋季，经生产队长分工安排，第一次加入了上河工的队伍。那时我正处于年轻气盛，但更多的是好奇，一点也没有感到畏惧，工程地点就是本县南岗公社境内叮当河涵洞。

生产队长将上河工人员名单一公布，上河工的青壮年便风风火火地忙碌起来，有的修车补胎、有的更换小车支腿、有的购买铁锹。一切准备就绪，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和10多个同伴便把生产队发给的粮食、大白菜、豆油、烧饭的柴草、做饭的大锅以及搭棚舍用的毛竹、芦苇、塑料布等装上各自的独轮车，每辆车上足有200斤，然后排着长队浩浩荡荡向工地出发了，经过两天的风餐露宿，终于在第三天到达了叮当河涵洞。到了目的地，伙计们便在工地附近，选择一块地势较高，坐北朝南的向阳处搭建起棚舍。经过伙计们七手八脚地一阵忙碌，很快就搭起那种极简易的拱形棚舍。晚上我和伙计们就并排睡在稻草铺的地铺上，挤在一起御寒了。

待安顿好之后，各自分头到工地认领了自己的工段，便投入这场火热的冬季水利战役。工地上的活可算又苦又累，挖壕的人要不停地将烂泥挖到独轮车上，推车的人要把车上200多斤的烂泥沿着河坡推到100多米远的河堆上，这样的劳动强度，体力稍差的人是难以承受的。常常是天不亮出工，晚上要到太阳落山天黑才收工。可谓是“三个急匆匆，两个黑洞洞。”一天下来，我便累得腰酸腿痛，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晚上身上的汗臭味、脚上的脚丫臭味，都懒得去洗，人朝棚舍的地铺上一倒便呼呼大睡。在工地上，无论是天寒地冻，雪花飞舞，风寒料峭，西北风如刀子般地划在脸上，不停工。恶劣的气候条件和艰苦的工作环境令人难以想象。但是，伙计们在负责水利工程的乡村领导带领下，战风雪、斗严寒、挖冻土，硬是把成千上万方泥土推上岸，疏通了河道，修筑了涵洞，胜利完成了这次冬季水利工程。待回到家中，母亲看我又黑又瘦，心疼地流下了眼泪。那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在河工工地，最奢望的就是县、乡领导前来慰问，他们来时都会带来猪肉、粉条、食用油等，终于可以尝到肉味了。民工们欢呼雀跃，工地就向过节一样热闹，早早放了工，个个兴高采烈地将领导团团围住，瞪大眼睛看他们给每个小队一块一块地分猪肉，人人心里像抹了蜜糖一样甜。其实，当时也没有佐料，就是大白菜、粉条、白开水煮肉，吃的是原汁原味原生态。在那种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像这样能吃到猪肉的大餐在一个河工季，也只有2到3回。平时大多白菜烧豆腐、辣椒炒土豆就很不错了。

后来，大学虽然与我无缘，但因为我在学校成绩优异，文字功底扎实，先被大队任命为共青团书记，在此期间，我采写了多篇新闻稿件先后被《连云港日报》、连云港广播电台、县广播电台采用，并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通讯报道员。因此，后被公社聘用为党政办专职通讯报道员，一干就是近30年。从此，也就再也没有上河工。如今，回想起第一次上河工，虽然吃了一些苦，但也使我得到了锻炼，让我更加懂得农民的艰辛，也让我更加珍惜自己从事的事业来之不易。

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水利建设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上河工挖河泥已成为过去。如今，不管多大水利工程，都采用大型挖掘机、推土机来完成。原来那些靠人工挖河，原始落后的劳动方式将永远成为历史。上河工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千万民工用心血和汗水，织成家乡纵横交错的河网，灌溉着万顷良田，保障了农业年年丰收，他们这种奉献和牺牲精神应该永远值得铭记。

冬的江南

□ 鲍安顺

朋友说，江南的冬天湿冷，太难受了，我们去马尔代夫度假吧！

我听了告诉他，非也，江南之地的冬天，相比于北方的干冷，岭南的湿热，它提供给人体的气候条件还是相对舒适度的。江南，属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地区，冬天的温度不会过冷，雨水也不是令人生畏的。而在北方，难得有雨水，而我伫立江南的雨水中，想起北方干燥气息与千里冰封的雪域风光，就是看不到江南冬天那么多的丰富颜色。我说，我是一个江南人，爱江南，也爱江南的冬天。

作家苏童说，冬天的苏州宛如一位卸了妆容的美女，无一不透露着古代士子文人的情趣和志向。他还说，江南冬天的天气像一个脾气古怪的老人，有时春风满面，有时又阴云不会过，雨水也不是令人生畏的，更不像古怪老人，它是一个剑胆琴心的勇士，或披挂出征，或笑傲江湖，战严寒挑风雪的勇气里，忽而就透出了一缕冬日暖阳，还有山茶花的影子和腊梅花忍冬吐露的馨香。

江南冬天，许多树的树叶仍不落。比如苍劲的松柏、清秀的竹类、坚硬的青冈栎，还有山茶树和所有的常绿树种。它们在江南地质的丰腴润泽中，仍然含得住热气，养得住精神，生成成活力。今年冬天，我去了童年记忆里的那片生长桃花的桃花坞里，桃林不见，却建成了一片园林——花朵灼灼的梅林与菊园，成片的绿叶桂花，还有生机勃勃的雪松风情。

有人说，江南冬天，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而我走在铺着青石板的街道上，走在小小的寂寞古镇，让沉寂的心思锁进了小小的窗扉里，听紧掩的遥远马蹄声，犹如瞻仰江南古典落寞的美丽。那不是时间迷思的错误，而我以为，江南的冬天，既是一个归人，也是一个过客。它在一幅冬日农闲的图卷上，在停泊门前的一只鸟蓬小船的薄雾里，在茅屋酒家那些酒客们的喧哗叫嚣中，我看见杨柳依依的风情、碧玉飞甍的忧思、亭台楼阁的乡愁。江南冬天，似乎洒上了一层细如粉尘的白雨与淡霜，染上了一层淡墨冷寂的忧郁和沉静，那风景里是小桥、流水、人家，完全江南风味的韵味诗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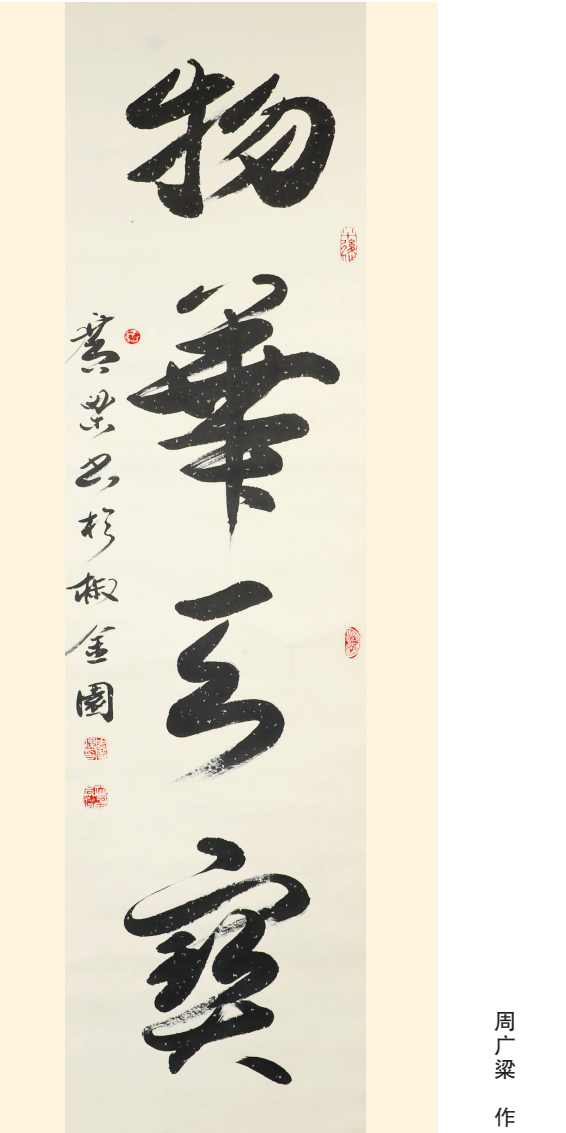
“暮雨潇潇江上村”，江南冬景是迷人的。“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雪月与梅的江南冬天，正如“松竹梅岁寒三友”一样，有了酒意梅香里的“宵暖三友”。还有“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写的是江南雪夜，夜深人静后的景况，触及了我们的灵魂。

我感觉，自己在天寒之色的青苍之间，听北风呼叫，看枯桑肃影，在冰的冷光中，走向那片篱下菊间，醉饮静卧，听鸣笙之中的飞扬白雪。突然想起，“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写的似乎就是江南胜景。苏童说的有趣，他说江南的雪让人想到计划生育，它很有节制，每年来那么一场两场，让人们皱一皱眉头，也让孩子们不至于对冬天恨之入骨。他还说，江南有谚语道，下雨下雪狗欢喜。其实，江南的雪，犹如江南风情，虽然短暂，却有柔媚之中的精气神，那是江南脱胎换骨的气质，也是温润气息中变化了的另一番妙处。

置身徽韵山水的江南，我看见了屋檐上的一只猫，还有寒江中的钓鱼或摆渡的蓑衣翁，在寒冷来临时我们穿上了的棉衣、棉鞋、棉帽，戴上了的围巾，盖上了温暖的棉被。我想，那猫团倦中悠闲，那蓑衣翁成了陈年旧事，那些藏在樟木衣柜取出来的过冬之物，仍然散发的樟脑味道，那是冬衣的香，也是冬意的暖。在江南，不需要暖气、空调，我们只要穿暖盖暖，仍然能够享受到生命的安然。

我常晒太阳，也敞开门门眺望西伯利亚强冷空气正在南下着的虚无景象。我感觉，江南的冬天，清冽纯净，像我穿在脚上的一双滑雪冰鞋，像不远处的小巷里摆放着整齐的自行车，像一幅肖像画——北方冬天的影子，瞬间消失了的依稀白桦林。

形容江南冬天的冷，有数九寒天、林寒洞肃、滴水成冰。当然也有赞美江南冬天的，比如瑞雪纷飞、岁寒三友、雪中送炭、秋收冬藏、瑞雪兆丰年……其实，在十冬腊月，江南的冬天也是充满了想象力的。我就曾经想过，江南的冬天是有冬韵的，雪是它的灵感，梅是它的性情，松则是它的气节。



周广梁作